

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一家与舟山的情缘

□记者 黄燕玲



近日，隆教禅寺因文史学者“挖掘”出了柱础、古砖、古瓦等物件引起了市文物保护部门以及市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，专家学者们认为：“深入研究，是接下来值得一做的事情。”

隆教禅寺能否为舟山的宋韵研究添加考古实证？这需要时间和专家来进行解答。我们今天要谈的，是此番隆教禅寺发现“宝贝”的“契机”——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。

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第四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代，太祖的十一世孙。他曾到访舟山，也曾为友人出任隆教禅寺住持而写下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。今年，恰逢他逝世700周年，隆教禅寺将他晚年珍迹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制成照壁，引来文史学者的参观，便成了打开隆教禅寺千年秘密的“钥匙”。

这位书画大家和舟山的情缘匪浅。除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和舟山隆教禅寺有着直接联系以外，有学者认为，赵孟頫曾多次朝礼普陀山，普陀山摩达峰的“瀛洲界”三个大字即为其大作。不仅他，他的家人与舟山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其妻子管道昇曾撰《观世音菩萨传略》，被认为是宋代以后最著名的观音传记之一；赵孟頫次子赵雍曾出任昌国州知州，廉洁爱民，碰到任何事情都会讲个道理，在他任期的五年里，舟山人民安居乐业。

从发现隆教禅寺的“秘密”出发，我们跨越时空，寻找赵孟頫所在的书画之家与舟山的渊源。



赵孟頫书法作品



赵雍《牧马图》



管道昇画作

当在报纸中看到关于隆教禅寺的信息后，原舟山第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文史爱好者谢振国翻出了家中一众关于赵孟頫的书籍。这些年，他对赵孟頫生平研究颇为深入，也为舟山与赵孟頫之间架起了一座时空的“桥梁”——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真迹目前藏于天津博物馆，复制品正是谢振国等人当年耗费精力，得到后无偿捐赠给隆教禅寺的。

“当年我参观天津博物馆，无意间发现这份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，因有亲戚朋友在干礁，我自然知道作品里的隆教寺就是干

关于赵孟頫到访舟山的记载颇多，有诗歌，也有普陀山的题字。有学者认为，赵孟頫曾多次朝礼普陀山，但谢振国更倾向于赵孟頫只到过舟山一次。即普陀山志记载，大德五年（1301），元成宗“敕翰林直学士刘赓制文，集贤直学士赵孟頫书丹”，命其赴普陀山撰立“昌国州宝陀寺碑”。

针对此行，赵孟頫写有诗作《游普陀》：“缥缈云飞海上山，挂帆三日上潺湲。两宫福德齐千佛，一道恩光照百蛮。洞草岩花多瑞气，石林水府隔尘寰。鞭生小技真荣遇，何幸凡身到此间。”

根据诗中“挂帆三日上潺湲”，谢振国认为，宁波到普陀山距离不远，赵孟頫却“挂帆”足足三日，说明当时他碰到了刮风逆潮期。

此事可从元代文人黄潜的《题吴兴赵公书洛神赋》中找到印证：“此赵公被敕书宝陀寺碑时所写。公是行遇暴风昌国巨海中，舟垂覆而免，殊不以为意，方且游戏翰墨，及乎‘屏翳收风，川后静波’之句，岂非善谑者哉。即此亦足以观其雅量矣。”面对风浪，赵孟頫依旧在船上作书法，写的还是曹植的《洛神

谢振国搜集了诸多赵孟頫夫妇的书画作品复印件。“赵孟頫其妻管道昇擅诗、画、书法等，她的作品也值得细细研究。”谢振国说。

的确如其所说，管道昇在历史上是一位极具才气的女子。她是元代著名的女书法家、画家、诗词创作家。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中如此描述她：“画墨竹梅兰，笔意清绝，亦工山水佛像。翰墨词章，不学而善，书牍行楷，殆与其夫不辨。”足以见得她在书画上的造诣之深厚。

比起父母亲，赵雍和舟山的联系更为密切。赵雍是赵孟頫与管道昇的次子，年幼时便十分勤奋，跟在父母身边已展现出极高的书画造诣。

1322年，赵孟頫逝世，赵雍以父荫入仕。仕途上，他勤勉爱民，得到了民众的爱戴，这与他淡泊名利的心态是分不开的，他的诸多诗作也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态，他的词作《水调歌头》中就写有：“功名自来无意，富贵浮云何济，于我亦徒然。”

元泰定四年（1327年），赵雍出任昌国州（今舟山）知州。关于他在舟山为官的五年，清光绪《定海厅志》有记载：“为昌国州知州，凡五年。一以廉平，至民于理。州民各安于事，桴鼓不惊。论者比于古之循吏焉。”桴鼓

是古代官衙前的警鼓，“桴鼓不惊”也就说他为官的五年，没有人去官府门前击鼓鸣冤，可见当时官府与百姓关系融洽，百姓安居乐业。

天历元年（1328）四月，也就是赵雍任昌国州知州的第二年，赵雍在州治南百步建谯楼，新制刻漏。“刻漏是古代的计时器，当时赵雍在城市中建造刻漏，是一项很好的民生举措。只可惜，这个刻漏后来在历史潮流中被搬到了宁波，如今具体在何方，也很难查找。”谢振国说。

让谢振国比较意外的是，赵雍善画山水、人物、马牛及竹石人马，按他的习惯，在舟山做官五年里，应有书画作品传世，但至今都没怎么发现。目前收藏于舟山市徐国

赵孟頫在舟山留有墨宝和诗作

礁隆教禅寺，于是萌生了想将长卷复制品带回隆教禅寺的想法。”谢振国说。经过不懈努力，2014年他完成了心愿，将长卷复制品交到隆教禅寺住持的手中。

谢振国说，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这幅作品除了体现赵孟頫晚年书法艺术的新境界外，其背后的故事对于舟山而言，也颇有意义。

至治元年（1321）十二月，径山书记石室祖瑛禅师将赴昌国隆教寺担任住持，68岁的赵孟頫召集社会各界名流在西湖送别石室祖瑛。据记载，本次聚会共有17位名流参加。

关于赵孟頫在舟山的印记还有一个争议所在。有一说，普陀山达摩峰其主体“瀛洲界”三字是赵孟頫所写。这三字气势磅礴，笔力遒劲，每个字高1.4米，若这真是赵孟頫所写，可算是赵孟頫写过最大的字。

如何确定这是赵孟頫的字？当年王连胜曾寻找史料，明万历三十五年周应宾所编《普陀山志·山水篇》中记载：“达摩峰，在西天门上，一名罗汉石，元赵孟頫题曰‘瀛洲界石’。”清康熙《南海普陀山志·卷二形胜》中也记载：“达摩峰其北面刻曰‘瀛洲界石’，元翰林承旨赵孟頫所书也。”

那这么大的字赵孟頫又是如何写的呢？民间有一则传说。传说赵孟頫写下“瀛洲界”三个大字，正是他和刘赓来普陀山撰立“昌国州宝陀寺碑记”期间。当时，普陀山新任方丈如律请求赵孟頫书摩崖石刻，赵孟頫认为

赵妻管道昇曾作《观世音菩萨传略》

儿子赵雍曾在舟山为官五年

用。”谢振国说。

考虑到管道昇的《观世音菩萨传略》成书于赵孟頫到普陀山书宝陀寺碑的五年之后。有学者猜测，管道昇如此信奉佛法，当年赵孟頫来普陀山时，她会否一同到过普陀山？当然，这只是猜测，并未从相关文字中找到有效的依据。

“管道昇曾经抄写《金刚经》数十卷，赠送给名山寺院，当然其中是否有普陀山，就不可考了。”谢振国说。

赵孟頫组织这次聚会一方面是想为石室祖瑛化缘，为他上任隆教禅寺住持筹集资金，另一方面也想安抚石室祖瑛，凭借自己曾到过舟山的经历，告诉他一些关于舟山的风土人情，增加石室祖瑛对舟山的了解。有学者将这次聚会命名为“西湖劝缘”，认为其意义不亚于王羲之的兰亭集会，是中国书法史上、中国佛教文化史上一次著名的集会。

舟山曾与历史上这么有意义的一次聚会产生过联系，颇具记录意义。这也是当年谢振国排除万难，想要让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长卷复制品回到隆教禅寺的初衷所在。

为要在这等高大大雄伟的山峰上题字，每个人最起码一人高，恐无能为力。

面对如律的百般恳求，赵孟頫只好说：“那老请回去准备一石米和十丈纸。”回到宝陀寺，赵孟頫用盛米的小畚箕将米一畚箕一畚箕地撒在纸上，促成“瀛洲界”三个大字，接着用墨笔勾定。见证过程的香客和僧侣，无不拍手喝彩。

不过针对这个民间传说，谢振国有不同的见解。对赵孟頫字体颇有研究的他觉得，“瀛洲界”三字不像典型的赵体，所以他更偏向于是舟山的另一位官员所写。他在《普陀山志》中也找到了对应的资料。书中对“瀛洲界”三字的介绍是：“达摩峰巨岩背面。明《侯志》、《周志》等误为元代赵孟頫题书，今实地考察，考为明代石刻，系‘防守浙江宁绍等处参将□□□□正书，何汝宾、何汝口、徐景生立石’。”（注：□为目前无法看清的字）“虽说现在有了‘瀛洲界’并非赵孟頫所书的记载，但民间趣闻传说的存在，也说明了赵孟頫这位书画大家和舟山关系匪浅，民间对他的事迹津津乐道。”谢振国说。

博物馆的《牧马图》和《侍马图》，是他作于元至正年间，并非在舟山任上。

在任昌国州知州五年后，赵雍又授淮安路海宁州知州，后官至翰林院待制、同知湖州路总管府事。

除了妻子、儿子之外，赵孟頫身边的许多友人都与舟山有着万般联系。赵孟頫的至友之一便是曾到过普陀山的高僧中峰明本。

这次隆教禅寺发现的柱础、古砖等物件，让众人的视线重回这座千年古寺，也重新回到了曾在68岁高龄书写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的赵孟頫身上。

跨越时空，通过元代书画大家一家人和舟山的交集，依稀能测到海岛历史的厚度。

后排右起：赵雍、管道昇、赵孟頫